

增補歷史綱鑑卷之二

○周紀

周古公亶父所居之地武王因以為有天下之號也

文王

名昌王季之子○按諡法經天緯地曰文

紂

其先祖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

姜姓為帝嚳元妃也長大

也妃配也

出野見巨人跡

巨人猶言大人也

心忻然悅而

之而身動如孕者

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隘巷

隘狹之巷

馬牛者皆辟避不踐徙

置之平林適會山林多人遷之又棄之渠中以上飛鳥以翼覆之

姜嫄以為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

朱子曰無人道而生子或以為不祥

故棄之而有此異也於是始收養之巨人跡之事先儒頗疑之棄為兒時屹如巨人之志

謂其志不凡屹

然如大人之

其遊戲好種樹麻菽

樹猶植也及為成人遂好耕

農相

去聲

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則之帝堯聞之舉為農師天

帝堯舉為農師

公劉復修
后稷之業
周道之興
自此始

古公復修
后稷公劉
之業

太姜太任
皆賢婦人

下得其利有功封于邠邠音台詩所謂有邰家室是也即古邠國在西安府乾州城西南今武功縣是其故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雖在我狄之間西方夷曰狄復修后稷之業百姓懷之多徙而保焉周道之興實自此始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豳古西戎之地商末公劉所居為豳國之地今陝西邠州是其故地也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喻立喻音俞厚也毀喻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立公叔祖卒子古公亶父立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熏鬻我狄攻之熏鬻北夷種落之號古公遂去關度漆沮漆水在杜陽縣岐山踰梁山梁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四十里止於岐山之下岐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其南有周原國人舉國扶老携弱盡歸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賢亦多歸之古公有長子曰泰伯次

文王生有
聖瑞

文身斷髮

泰伯讓位
王季歷

遵后稷公
劉之業

編

西伯為世子時朝於王季日三問安視膳管胥臣曰文王在母不憂在傳不勤處師弗煩事王不怒

白虞仲其妃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列女傳謂太姜太王
娶以為妃生泰伯仲雍季歷大姜有色而貞順率導諸子至於成
童靡有過失太王謀事必於太姜遷徙必預太任季歷娶以為妃
太任之性誠一端莊維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
聽淫聲口不出傲言能以胎教子而生文王此皆有賢行也太任
生子昌有聖瑞大任王季之妃文王母也正義曰尚書帝命峻云季秋之月甲子赤爵岬丹書入于鬲止于昌戶其書云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凶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滅凡事不強則枉不敬則不正枉者廢滅敬者萬世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不及其世此蓋聖瑞泰伯虞仲知古公欲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不及其世此蓋聖瑞
立季歷以傳昌按史記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二人乃亡如荆蠻荆蠻在楚越之界
文身斷髮文身刺其身而以丹青塗之示不可為君也斷翦也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是
為王季修古公遺道篤於仁義諸侯順之王季卒子昌立是為西
伯即文王也按文王龍顏虎眉日角鳥鼻身長十尺有四乳聖智慈理也

則古公王季之法

敬友二號而惠慈二蔡刑于太姒比于諸弟

及即位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王季之法篤仁

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伯夷叔齊在孤

伯孤竹故城在平州盧龍縣南姓

墨氏伯夷字公允叔齊字公信聞西伯善養老往歸之太顛閎夭散宜

生鬻子辛甲之徒皆往歸之劉向別錄曰鬻子名熊封於楚辛甲殷臣事

告於文王親迎之以

○西伯西距昆夷北備獫狁以衛中國西伯陰行善

善虞芮質成

諸侯皆來決平虞芮之君

虞芮二國名皆在平陽府

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

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朝朝士讓

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吾之所爭周人所耻我等小

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何往為祇取辱耳遂還俱讓其田而不取漢南諸

侯歸者四十國

胡氏謂四十國之疆上未必為文王有而四

諸侯以西伯

為受命之君以是年為受命之年

按史記討受命受西伯之命非稱王也愚謂受命乃受天命耳所謂宜王而不

歸文王者四十

王者也

胡安曰

君子小人之不可相處如水火也况文王大聖受辛大愚乎惟

萬民均在化育之中矣此文王受命之實也先儒不識天道乃以改元稱王為受命陋之甚也

太公望呂尚者其先祖嘗為四岳佐禹平水土虞夏之君封於呂姓姜

西伯獵得師

氏尚其苗裔也西伯將出獵卜之曰非龍非虺

虺音離

非熊非羆

熊音皮

當有聖人

熊似熊而

非虎非豹

豹音毗

所獲霸王之輔果遇呂

尚於渭水之陽

渭水即渭河水

適周

在鳳翔府

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因以興子真

太公

西伯伐崇

紂十有九祀西伯伐崇侯虎

崇國名今在京兆府鄠縣西伯聞崇德亂而

作豐邑

而既伐崇作豐邑

在鄠縣

徙都之

詩謂既伐于崇

立靈臺

高二丈周回一

立靈臺

降日景占星象望

豐水

作邑于豐是也

立靈臺

百二十步所以

有天下者

雲物故謂之靈臺

鑿靈沼

豐水之西有豐宮靈臺靈臺圓靈沼皆屬其地焉

西伯澤及枯骨

無主矣。西伯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寡人固其主矣，以衣冠更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澤及枯骨，況於人乎？於是歸之者三十國，三分天下，奄有其二。西伯以服事殷，終身不貳。

二十祀，西伯嘗寢疾。五日而地動，東南西北不出四郊，有司請曰：臣聞地國郊，請移之。西伯曰：柰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眾，以增國城，其可移之。西伯曰：夫天之見妖，以伐有罪，我必有罪，故天以罰我也。我又興事動眾，以增國城，是重吾罪。謂世子曰：見善勿怠，時至勿疑，去非勿處。此三者，道之所以止也。

世子再拜受教。西伯昌薨，葬于畢，謂世子以受命九年，壽九

十七，既薨，子發立，是為武王。

問史謂西伯陰行善

胡雙湖曰

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孔子曰：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史乃謂其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毋乃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者乎？愚嘗讀周頌至太王實始剪商，讀魯論至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未嘗不慨後之論者，皆不能不以辭害意也。蓋太王當

周頌言太王實始剪

祖甲之時，去高宗中興未遠也。剪商之云，太王非但不出於口，亦決不萌於其心。特以其有賢子聖孫，有傳立之志，于以望其國祚之綿遠焉。

商魯論言交王三分

豈有一毫覬視之私心哉？議者乃謂太王有是心，泰伯不從，遂逃荆蠻，則是太王固已嘗形之於言矣。夫以唐高祖尚能駭世民之言，曾謂大

天下有其二以服事

則是一毫覬視之私心哉？議者乃謂太王有是心，泰伯不從，遂逃荆蠻，則是太王固已嘗形之於言矣。夫以唐高祖尚能駭世民之言，曾謂大

殷其言果
皆得其實
乎抑尚有
別議乎

太王非有
翦商之心

文王道化
所及

夫子極其
形容之廣

文王身修
齊家之化

問西伯不
稱王乃以
受命之年
爲元年人
君即位宜
改元今如

王之賢反不逮之乎詩稱實始翦商特謂王季文王之立由於太王以至武王有天下推原其故則翦商實自太王始爾非謂太王真有翦商之心也夫文王雖大聖諸侯也紂雖下愚天子也安得以諸侯而有天子三分有二之天下哉縱使果有之以紂暴惡肯容之乎以崇侯虎之驚害乃不譖毀之乎此必無之事也而夫子有是言者特以文王之聖道化所及極其形容之廣云爾豈謂天下三分有二之版圖誠歸之於周哉○按朱子謂關雎等五詩皆后妃之德關雎舉其全體而言葛覃卷阿言其志行之在己穆木螽斯美其德惠之及人其詞雖主於后妃然其實則皆所以著明文王身修家齊之效也

武王名發文王之子○按
諡法克定禍亂曰武

紀丁卯二十有一祀發卽西伯位以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且武王之弟也召公奭畢公高皆姬姓也之徒皆左右武王率修文王緒業

歐陽氏曰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爲元年此妄說也古者人君卽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爲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爲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果重事與西伯卽位果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卽位宜改元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

此是再改
元矣果然
歟否歟

文武之事
燦然明白

白魚入舟

王屋流鳥

文王所以
爲至德

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爲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燦然明白而不誣矣○愚按此當以泰誓爲據泰誓者武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卽位之十有一年爾史遷作伯夷傳載父死不葬之事果足信乎

時商紂無道九年武王東觀兵至于盟津

盟音孟孟津古渡名在河南府周武王伐紂師渡孟津卽

此按書但言武王觀政于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魚者介鱗之物乃商初未有觀兵于商之事所尚色武王渡河中流有白魚躍入王舟中是殷命歸周之兆也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

至於王屋流爲鳥其色赤其聲魄

王屋王所居屋流行也魄安定之意鳥爲孝鳥武王卒父大業故鳥瑞臻赤者

周所尚

叅攷

師尙父佐武王東伐乃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孟津是時諸

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

也乃還師而歸

朱子曰

文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不見其他茲其所以爲至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尙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

此處有不
容毫髮之
差
天人王霸
之分在此
文武之心
未嘗不同
伊川深見
文武之心
伊川非爲
存名教而
發
聖人所行
便是名教

亡慮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取之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
蓋有不得已耳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於武王之伐紂觀政于商
亦豈有取之之心惟紂固有悛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已不得不
順而應之故曰子弗順天厥罪惟鈞以此觀之足見武王之伐紂順乎
天應乎人無可疑矣此處有不容毫髮之差天理人欲王道霸術之所
以分其端特在於此○又曰文武無伐紂之心而天與之人歸之其勢
必誅紂而後已故有肅將天威大勲未集之語但紂罪未盈天命未絕
故文王獨得以三分之二有服事殷若使文王未崩十二三年紂惡不
悛天命已絕則盟津之事文王亦豈得而辭哉以此見文武之心未嘗
不同皆無私意視天與人而已伊川先生謂無觀兵之事非深見文武
之心不能及此非爲存名教而發也若有心於存名教而於事實有所
改易則夫子之錄泰誓武成其不存名教甚矣近世有存名教之說大
爲害事將聖人心迹都做兩截看了殊不知聖人所行便
是名教若所行如此而所教如彼則非所以爲聖人矣
蔡氏曰孔子以爲武王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武王觀兵是以臣脇
絕則爲獨夫豈有觀兵而後伐之哉司馬遷作周本紀因亦謂觀兵之
後伐紂謬訛相承展轉左驗後世學者遂謂實然而使武王家千百年
脇君之惡
嗚呼惜哉

金仁山曰

近世疑泰誓三篇辭偏而傲不及湯誓謂其書晚出或非盡
當時之本文愚按湯武事勢不同湯當創業之初武承已盛

之業湯舉事於天下望商之際武舉事於諸侯從周之餘鳴條之戰惟
亳邑之眾孟津之會合諸侯之師事勢不同繁簡宜異至若紂浮於桀
周文於商其為古今之變固不待論然秦誓三篇雖或出於當時之潤
色要皆武王之意今觀其書以君道天命為主發明善惡之類開說天
人之應其書明整決非後世所能附會武王之心光明
正大豈必復效後世回護之語哉讀者知此當有見矣

此事聞不
容髮

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囚箕子殺王子比干箕子比干皆紂叔父太師疵少

師疆抱其樂器而犇周犇音奔走也謹按史記訂正舊史作微子抱器歸周非是於是武王徧告諸侯

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伐乃東伐紂

十一年書秦誓作十有三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陳師牧野牧野古地

名在衛輝府城南商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拒武王武王使師尚

父與百夫致師致師致其必戰志也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敵焉以大卒馳於紂師紂師雖眾

皆無戰心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不戰以歸武王倒兵作倒戈謂倒以戈柄授人而反自攻其後

也今喻人自改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走反入登於鹿臺之上衣其珠
其黨曰倒戈

前徒倒戈

問夷齊諫武王曰父死不葬爰及于戈泰誓曰惟十有三年大會于盟津信史則聖人未嘗有十三年不葬親之理信書則夷齊義士必不虛言以誣武王抑或有別說

王自燔于火而死武王斬如己於是諸侯尊武王爲天子按史記謂武王人至紂死所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之以黃鉞斬紂頭懸太白之旗通鑑因之謬妄甚矣故削而不錄嘗聞楊升菴曰賈子言紂死棄玉門之外觀者皆進蹴之武王使人帷而守之猶不止也此近事實太史公輕信汲冢書故有此說

方正學曰牧野之兵非武王之志也聖人之不幸也武成載其時事但自焚死意爲近之蓋武王之於紂非有深讐宿怨特爲民去亂耳使紂悔過遷善武王必不興兵而踰孟津及紂兵已北使紂不死而降武王必將封之以百里之邑俾奉其宗廟必不忍加兵於其身也况紂已死乎吾意武王見紂之死也不踊而哭則命商之羣臣以禮葬之矣豈復有餘怒及其既死之身乎遷史乃謂武王至紂死所三射之躬斬其首懸於太白之旗此戰國薄夫之妄言遷取而信之謬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

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及武王伐紂載西伯木主以

行伐紂乃繼父志故夷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于戈可謂孝乎以臣

載文王神主以行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殺之太公曰義人也扶而去之至武王定天下天

乎
二者道悖
而同歸

下宗周夷齊恥之不食周粟遂隱于首陽山首陽山在蒲州東南三十里即禹貢雷首山也

劉道源曰

易稱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孔子曰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二者意殊志戾蓋言湯武所以懼後世之為人臣者道悖而同歸雖萬世無獎焉○

君者稱夷齊所以戒後世之為人臣者道悖而同歸雖萬世無獎焉○陳永嘉謂武王太公恐一時之無君伯夷叔齊之心恐萬世之無君此義皆並行而不相悖也意與此同

呂東萊曰

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一日無君者固武王之憂亦伯夷之憂也武王憂今日之無君而伯夷憂後世之無君憂不同而

武王憂今日之無君

心一也吾嘗讀泰誓之書未嘗不悲武王有無君之心也然武王之無君天下之有君也武王得無君之非而天下獲有君之幸以已之非而易天下之幸奚不可也

伯夷憂後世之無君

然伯夷則不之恕也

問太公伯夷皆當世

瞿昆湖曰

嘗謂夷齊抑馬而諫雖無能挽牧野之師而其嚴詞正義真足以植萬古之綱常武王亦不能不為之少動心也卒之不

大老也所

食周粟餓死首陽其清風高節使人至今猶望之欽歎焉故

見不同何

夫子取其仁太公稱其義而孟子謂其為聖之清也宜哉

與

二老無負

羅景倫曰

太公之鷹揚伯夷之叩馬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太公處東海之濱進而以功業濟世伯夷處北海之濱退而以名節厲世

文王之所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故各為世辦大事可謂無負文王之所養矣使

養

伯夷出而任太公之事則太公亦必退而為伯夷之事所謂易地則皆

然者

袁了凡曰

夷齊扣馬之諫先儒皆疑之不特父死不葬之言謬也當夷

之者新君行大事而不即謀於黃髮固可子然去就令謀之宜以時諍

今不格於廷而顧邀於路不寢謀於孟津之未會而力奪於白旄之既

舉亦不相於機矣且理無二武之伐暴為順天則非之者非不知天

命而何然則二子固終事武王耶曰二老歸周春秋固已高矣安知未

及伐商之世而卒也然推其惡惡之心使及事武王而見紂惡之稔則

其君孤竹當不後八百諸侯其猶大老於周也抑豈十亂臣之下乎

武王反商政

紂

武王為殷所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此今開封府是也蔡叔度國

名武王封弟叔度于蔡成王相紂之子武庚治殷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

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客之間所賤退處私室命南宮括散鹿臺之

散財發粟

財鹿臺在大名府清縣西發鉅橋之粟鉅橋在衛縣以賑貧弱毗隸命南宮

表間封墓

括史佚展九鼎寶玉傳國寶也桀有昏德鼎遷於商商紂暴虐鼎遷於周

武王遷之成王定之命閔天封比干之墓比干墓在衛輝府城北三十里

于郊鄒秦昭王取之命閔天封比干之墓即武王所封者有石題殷太師

歸馬放牛

比干之墓命宗祝饗祠于軍王乃罷兵西歸微子膠鬲皆委質為臣殷人咸喜

者乎王之於仁賢也亡者猶表其間況存者乎王之於人也死猶封其墓況生

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況昔復籍乎○四月王來自商歸馬華山之陽華陽今華州放牛桃林之野桃林今自陝西靈寶縣西至潼關皆桃林塞倒載干戈包之虎皮

車甲衅音釁牲血壺器也而藏之府庫示天下不復用見武成樂記

宮東萊曰誠不忍視天下之病而自居其身以忍也是以放牛歸馬為

天下也散財發粟為天下也武王何與焉蓋至是而後見武王之心

紀己卯武王踐位諸侯受命于周尊武王為天子王始改正朔正朔如夏

之月為正平旦為朔殷以斗建丑之月為正雞鳴為朔周以斗建子之月為正夜半為朔以建子月為正月色尚赤服

以寬乃祀于周廟追王古公亶父曰太王季歷曰王季文考曰文王因定

謚法禮口謚以尊名故諱名立謚柴於上帝望於山川大告武成柴望祭名大告武功之成也

踐祚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道有藏之約行之得萬世可以為子孫

恒也。恒者乎師何父對曰黃帝顓頊之道在丹書有之曰敬勝怠者吉怠

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强則枉朱子曰强者以力自矯之謂若徇其所偏

不自矯強則弗敬則不正枉者廢滅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得可以爲子

開言書銘

孫恒者此言之謂也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爲戒書於席之四端及

几鑑盥盤楹杖帶屨觴豆戶牖劍弓矛各爲銘焉參考按大戴禮王聞書言爲戒書於席四

端爲銘焉銘曰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所監不遠視

猶所代鑑銘曰見雨前慮雨後鑑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

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牖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

德則崩銘凡十有四今摘其辭義易知者於此

王虛已問箕子殷所以亡曰吾殺紂是歟非歟箕子不忍言殷惡而王

亦醜之乃問以天道陳洪範洪範書名洪大也範法也洪範發之於禹箕子推行增益以成篇及武王克殷訪箕子以

封箕子於

天道故箕子

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朝鮮屬遼

東外微

參考按後漢書曰箕子在

箕子不忍言殷惡

箕子陳洪

箕子不忍言殷惡而王

朝鮮而不

以是陳之

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

東外微

參考按後漢書曰箕子在

臣箕子作麥秀交歌

武王以無心處之武王所以為皇極之君

人知禁遂使邑無淫盜門不夜扃省簡及箕子朝周過故殷墟傷宮室毀

壤生禾黍乃作麥秀之歌曰麥秀漸漸兮漸漸麥芒之貌禾黍油油兮油油者禾黍之苗光

悅彼狡僇兮狡僇指紂言不與我好兮殷民聞之皆為流涕見史記宋世家

呂東萊曰昔者夫子序洪範之書則曰武王勝商殺受立武庚以箕子

王則不訪非箕子則莫臣也而夫子則詳直而序之者意者以為可勝

則勝非求勝也可殺則殺非過殺也可立則立立之所以為仁可歸則

處之也斯其所以為義而武王一以無心

蘇穎濱曰禹傳至於我不可自我而絕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可傳

者矣故為箕子者傳

道則可仕則不可

袁了凡曰蘇子以箕子為武王陳洪範謂傳道則可仕則不可此言近
即死為道尚肯覲縷於讐人前乎惟深知武之非利天下故雖痛乎
商而不讐乎周當其虛懷就訪則亦以途人俟武王而已必就意於傳
道而身不可死武不可失改面事讐已先負不道之辜何以道授之人
耶且道行天地間不以有人傳而無人絕天畀禹洪範六百載而箕子